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 
第二十九回 爭家權長子誤婚期 重洋文京卿尋侍妾

話說那姓梁的向駱子棠罵了周庸祐一頓，出了門來，意欲將他所題助五十塊銀子，不要他捐出也罷。但善事的只是樂捐，不要勒捐的，也不能使氣，說得這等話，只如此惜財沒理之人，反被他搶白了幾句，實在不甘。惟是捐多捐少，本不能奈他何，只好看他俸入的錢，將來怎樣結局便罷了。不表姓梁的自言自語。且說周庸祐回到後堂，見了馬氏，仍是面色不豫，急的解說了幾句，便說些別的橫枝兒話，支使開了。過了三天，即行發王氏春桂回香港居住，又令長子周應揚返回三房香屏姨太太處居住，免使他各人常常見面，如釘刺一般。又囑咐家人，休把日前春桂鬧出的事傳揚出外，免致出差，所以家人倒不敢將此事說出去。

次日，八姨太也聞得人說，因六房春桂有要尋短見的事，少不免過府來問個緣故，連十二宅周大娘子也過來問候。在馬氏這一邊說來，倒當這事是認真的，只責周庸祐不管束他兒子而已。各人聽得的，哪不道應揚沒道理。畢竟八姨太是有些心計的人，暗地向丫環們問明白，才知是春桂通同要嫁害二房長子的，倒伸出舌頭，歎馬氏的辣手段，也不免替長子此後擔憂。時周庸祐亦聽得街外言三語四，恐丫環口唇頭不密，越發喧傳出來，因此聽得丫環對八房姨太說，也把丫環責成一頓。自己單怕外人知得此事，一連十數天，倒不敢出門去，鎮日裡只與馮、駱兩管家談天說地。

那日正在書房坐著，只見三房香屏姨太那裡的家人過來，催周庸祐過去。周庸祐忙問有什麼事，家人道：「不知三姨太因什麼事，昨夜還是好端端的，今兒就有了病，像瘋顛一般，亂嚷亂叫起來，因此催大人過去。」周庸祐聽了，暗忖三房有這等病，難道是發熱燥的，如何一旦便失了常性？倒要看個明白，才好安心。便急的催轎班準備轎子，好過三房的住宅去。一面使人先請醫生，一面乘了轎到三房住宅，早見家人像手忙腳亂的樣子，又見家人交頭接耳，指天畫地的說話。周庸祐也不暇細問，先到了後堂，但見丫環僕婦紛紛忙亂，有在神壇前點香燭，喚救苦救難菩薩的；有圍住喚三姨太，說你要驚嚇人的。仔細一望，早見香屏臉色青黃，對周庸祐厲聲罵道：「你好沒本心！我前時待你不薄，你卻負心，乘我中途歿了，就攜了我一份大大的家資，席捲去了，跟隨別人。我尋了多時，你卻躲在這裡圖快樂，我怎肯干休？」說了，把兩手拳亂捶亂打。

周庸祐見了此時光景，真嚇得一跳，因三房罵時的聲音，卻像一個男子漢，急翻身轉出廳上，只囑咐人小心服侍。自忖他因甚有這等病？想了一會，猛然渾身冷汗，覺他如此，難道是他的前夫前關監督大人靈魂降附他的身上不成？古語道：「為人莫作乖心事，半夜敲門也不驚。」叵耐自己從前得香屏之時，他卻攜了晉大人一份家資，卻有二三十萬上下。今他如此說，可無疑了。又見世俗迷信的，常說過有鬼神附身的事，這時越想越真，惟有渾身打戰。

不多時，醫士已自到來，家人等都道：「這等症候是醫生難治的。」此時周庸祐已沒了主意，見人說醫生治不得，就立刻發了謝步，打發那醫生回去了。便問家人有什麼法子醫治，人說什麼，就依行什麼。有說要買柳枝、桃枝，插在家裡各處的，柳枝當是取楊枝法雨，桃枝當是桃木劍，好來闢邪；又有說要請茅山師傅的，好驅神捉鬼；又有說要請巫師畫淨水的符。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鬧成一團，一一辦去。仍見香屏忽然口指手畫，忽然怒目睜視，急的再請僧道到來，畫符念咒，總沒見些功效。那些老嫗僕又對著香屏問道：「你要怎麼樣，只管說。」一聲未了，只見香屏厲聲道：「我要回三十萬兩關平銀子，方肯罷手。不然，就要到閻王殿上對質的了！」周庸祐聽得此語，更加倍驚慌。時丫環婢僕只在門內門外燒衣紙，住香燭，焚寶帛，鬧得天翻地覆，整整看了黃昏時候。香屏又說道：「任你們如何作用，我也不懼。我來自來，去自去。但他好小心些，他眼前命運好了，我且回去，盡有日我到來和他算帳。」說了這番話，香屏方漸漸醒轉來。

周庸祐此時好像吃了鎮心丸一般，面色方定了些。一面著家人多焚化紙錢寶帛。香屏如夢初覺一般，丫環婢僕漸支使開了，周庸祐即把香屏方才的情景，對香屏說了一遍。這時連香屏也慌了，徐商量延僧道唸經懺悔。周庸祐又囑家人，勿將此事傳出，免惹人笑話。只經過此事與王春桂的事，恐被人知得，自覺面上不大好看，計留在城裡，不如暫往他處。繼又想，家資已富到極地，雖得了一個四品京堂，仍是個虛銜，計不若認真尋個官缺較好。況月來家裡每鬧出事，欲往別處，究不如往北京，一來因家事怕見朋友，避過些時；二來又乘機尋個機會，好做官去。就拿定了主意，趕速起程。

突然想起長子應揚，前兒也被人播弄，若自己去了，豈不是更甚？雖有三房香屏照料，但哪裡敵得馬氏？都要有個設法才使得。便欲與長子先走了婚，好歹多一個姻家來關照關照，自己方去得安樂。只這件大事，自應與馬氏商議。當即把此意對馬氏說知。馬氏聽得與長子議婚一事，心上早著了怒氣，惟不好發作，便答道：「兒子年紀尚少，何必速議婚事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應揚年紀是不少了，日前六房還說他會乾沒廉恥的勾當。何以說及親事，夫人反說他年紀少的話來？」馬氏故作驚道：「我只道是說兒子應昌的親事，不知道是說兒子應揚的親事。我今且與大人說：凡繼室的兒子，和那侍妾的兒子，究竟哪個是嫡子？」周庸祐道：「自然是繼室生的，方是嫡子，何必多說？」馬氏道：「侍妾生的，只不過是個庶子罷了，還讓嫡子大的一輩，哪有嫡子未娶，就讓及庶子的親事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承家的自然是論嫡庶，若親事就該論長幼為先後，卻也不同。」馬氏道：「家裡事以庶讓嫡，自是正理。若還把嫡的丟了在後，還成個什麼體統？我只是不依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應揚還長應昌有幾歲年紀，若待應昌娶了，方議應揚親事，可不是誤了應揚的婚期？恐外人談論，實在不好聽。夫人想想，這話可是個道理？」馬氏道：「我也說過了，凡事先嫡後庶，有什麼人談論？若是不然，我哪裡依得？」說了更不理會，便轉回房裡去。

周庸祐沒精打采，又不敢認真向馬氏爭論。正在左思右想，忽報馬子良字竹賓的來了。周庸祐知是馬氏的親兄來到，急出廳上迎接。談了一會，周庸祐即說道：「近來欲再進京走一遭，好歹尋個機會，謀個官缺。只不知何日方能回來，因此欲與長男定個親事。怎想令妹苦要為他兒子完娶了，方准為二房的長子完娶。條長子還多幾歲年紀，恐過耽延了長子的婚事，偏是令妹不從，也沒得可說。」馬竹賓道：「這樣也說不去，承家論嫡庶，完婚的先後，就該論長幼。既是舍妹如此爭執，待小弟說一聲，看看何如。」說了，即進內面，尋著馬氏，先說些閒話，即說及用庸祐的話，把情理解說了一回，馬氏只是不允。馬竹賓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侍妾生兒，倒是主母有福。』他生母雖然歿了，究竟是妹妹的兒子，休為這事爭執。若為長子完娶了，妹妹還見媳婦多早幾年呢。」說了這一番話，馬氏想了一回，才道：「我的本意，凡事是不能使庶子行先嫡子一步。既是你來說這話，就依我說，待我的兒子長大時，兩人先不先後，一同完娶便是。」馬竹賓聽了這話，知他的妹妹是再說不來的，便不再說，即轉出對周庸祐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周庸祐也沒奈何，只得允了。便把兒子婚事不再提議，好待次子長時，再復商量。

馬竹賓便問進京要謀什麼官缺，周庸祐道：「我若謀什麼內外官，外省的不過放個道員，若是內用就什麼寺院少卿也罷了。我不如到京後，尋個有勢力的，再拜他門下，或再續報效些銀子，統來升高一二級便好。且我前兒任過參贊，這會不如謀個駐洋公使的差使，無論放往何國，待三年滿任回來，怕不會升到侍郎地步嗎？」馬竹賓道：「這主意原是不差。且謀放公使的，只靠打點，像姐夫這般聲名，這般家當，倒容易到手。但近來外交事重，總求個精通西文的做個得力之人，才有個把握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話不錯。便是一任公使，准有許多參贊隨員辦事，便是自己不懂西文，也不必慮。」馬竹賓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只靠人不如靠自己，實不如尋個自己親信之人，熟悉西文的才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自己子姓姻婭中，沒有一個可能使得；或者再尋了一房姬妾，要他精通西文的，你道如何？」馬竹賓鼓掌道：「如此方是善法，縱有別樣交涉事情，盡可密地商量，終不至沒頭沒腦的靠人也罷了。但尋個精通西方的女子，在城中卻是不易，倒是香港地方，還易一點。」周庸祐答個「是」，便商量同往香港而去。

次日即打疊些行裝，與馬竹賓一同望香港而來。回到寓裡，先請了那一班朋友如梁早田、徐雨琴，一班兒到來商酌，只目下尋的還是不易。徐雨琴道：「能精通西文的女子，定是出於有家之人，怕不嫁人作妾，這樣如何尋得？」周庸祐道：「萬事錢為主，他若不肯嫁時，多用五七百銀子的身價，哪怕他不允？」說罷，各人去了，便分頭尋覓。徐雨琴暗忖這個女子，殊不易得，或是洋

人父華人母的女子，可能使得，除了這一輩子，更沒有了。便把這意對梁早田說，梁早田亦以為然。又同把此意回過周庸祐，周庸祐道：「既是沒有，就這一輩也沒相干。」徐雨琴便有了主意，向此一輩人尋覓，但仍屬難選。或有稍通得西文的，卻又面貌不大好，便又另托朋友推薦。

誰想這一事傳出，便有些好作弄之徒到來混鬧。就中一友尋了一個，是華人女子，現當西人娼婆的，西文本不大精通，惟英語卻實使得，遂將那女子領至一處，請周庸祐相看。那周庸祐和一班朋友都來看了，覺得面貌也過得去，有點姿色。只那周庸祐和一班朋友都不大識得西文，縱或懂得咸不鹹淡不淡的幾句話，哪裡知得幾多？但是知得時，對面也難看得出。又見那女子動不動說幾句英語，一來尋得不易，二來年紀面貌便過得去，自然沒有不允。先一日看了，隔日又復再看，都覺無甚不妥，便問什麼身價。先時還要二千銀子，後來經幾番說了，始一千五百銀說妥了，先交了定銀三百塊，隨後擇日迎他過門。到時另覓一處地方，開過一個門面，然後納妾。這時各朋友知得的，到來道賀，自不消說。其中有聽得的，倒見得可笑。看那周庸祐是不識西文西話的人，那女子便嘰哩咕嚕，說什麼話，周庸祐哪裡分得出？可憐擲了千多塊銀子，娶了個頗懂英語、實不大懂西文的娼婆，不特沒點益處，只是教人弄的笑話。正是：

千金娶得娼為妾，半世多緣的誤人。